



潘水三春集卷二目錄

序

德少司空篋藏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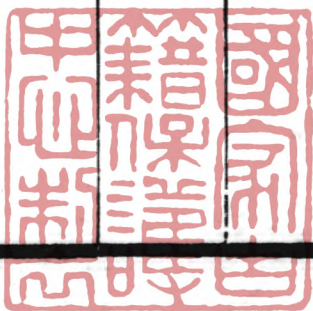
送德松如司空內陞工部序

吳穎菴滇南雜咏序

渡遼集序

澄觀樓倡和詩序

箕踞冷語序



潘水三春集卷二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同校

琇

琦

序

德少司空篋藏集序

天地一洪鑪也其中無所不有有而旋即消鎔滅絕者儷質之物也有歷劫不毀閱世長留者入神之物也司馬遷作史記以楊惲而傳唐求作詩每置觚

中後投瓢於江見之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而其詩亦傳然則白香山謂劉禹錫之詩所在有神物護持夫非其精能之極有必不可得而泯滅者哉余任瀋陽與德少司空松如爲寮友未幾攜篋藏集過署曰予喜吟詩然不自珍惜脫藁後二三日即聚而付一炬最後亡妻竊而藏之篋中得若干卷因名之曰篋藏集余閱之不覺慨然曰是何德君所遇之奇也夫當其搦管含毫風雲以繪其思笙簧以調其韻渺若游魚之出淵駿如飛兔之越海自以爲得於心應於

手而徬徨四顧索一解人不可得至欲以藏之名山俟之其人一旦有真相賞識者共証其鏤心雕腎之苦熟悉其驅濤湧雲之致即以爲生平一大快事古今來如閬仙之值昌黎雖在朋友間猶詫爲奇遇況得之閨閣中哉德君愛讀老莊淮南諸子具曠達之懷悟盈虛之理故不欲以其詩多留人間而賢夫人重爲收拾則一室相對左圖右史以琴瑟之好而兼唱和之樂者不知其幾古人稱夫婦曰如賓如友如德君與賢夫人真可當賓友之稱矣今怱怱近十年

不知德公近時所作能自珍重否抑不異曩時故態
否而即是集以觀固可見寶光劍氣有不容磨滅之
理而賢夫人收貯之深心亦因以不朽歟

送德松如司空內陞工部序

夫人生同方志同術性情若侔而又齒相若未有不
急引為師友藉嚴憚切磋以成他山之助然或効力
王朝宣猷異地輒遠隔千里聞聲感慕相須殷而相
遇疎無如何也迨遇合有期而把握未幾復若參商
亦勢使然而一種投契之情金石不渝固不在相遇
之疎與不疎相處之久與暫也司空德公八旗彥士
魁蕊榜啖紅綾樹望木天胸富子史湛深經術且工
於詩註杜集知其取精用多有不可一世之槩所謂

潛水三春集 卷二 三
竄點堯典舜典字塗抹清廟生民詩者居西清久聲
華爛然緣予宦遊早公擁旄湖南予適任江右公赴
西陲予適旋京是以未謀一面竊憶從

輦轂以俟將必有合焉者奈予又遠涉沙漠其相左道
周數數然相遇不可謂不疎矣乾隆四年秋荷

聖恩特授

盛京兵部侍郎在塞外得

綸音知公晉階

盛京工部侍郎同日奉

旨喜深不寐嘗讀易至睽卦取義始睽而終必合者此
志也今而後予兩人之以神契者可以形偕正宜各
出其素志匡勦協力抒赤殫忠整

神臯之福壤保庶富於無涯又得以其餘閒歌維繫永
朝夕賞析奇疑參訂今古而相須之殷相遇之奇乃
於此一證及予抵京聞公已先我露冕星馳將熟悉
其措施得為後塵之步皆所以助予也迨予繼至公
一見歡如平生則予之三四十年恨不得見者見且
慰矣但落落無舉示以報知已徒意彌愜而情彌摯

然共事祖貫聚首正長徐圖獲教焉無傷也乃公愛
日北堂大孝徹於

宸聰

天子方嘉其孺慕之誠不旋踵

內調以遂萊綵公令子居諫垣有聲太母六珈綏福備
極天倫盛事樂何如哉去之日都人士走於郊父老
童穉卧於轍詩歌壺漿紛溢於道獨予之黯然南浦
依依不忍遽別有出尋常萬萬者雖然賢勞効力篤
棊之所自靖也求忠於孝蘭譜與有榮施也況我二

人道義相契晨夕握晤此面目也千里相思此肺腑
也又何關相見之遲相別之速哉於其行也是爲之
序以送之

吳穎菴滇南雜詠序

境不幽不奇平陂蔓衍一目了然未有不委頓而返者至於凌巉巖探古洞放眼乎茫洋之域天吳出沒之鄉熟領其魁岸玲瓏雄奇恣肆之狀然後知宇宙之大觀在乎是也所謂吞雲夢八九者殆猶藐乎小矣於是攄以天根月窟之思發以馭風騎氣之致和以敲金戛玉之音選以摺笏垂紳之度此太史公所以涉沅湘探九嶷而文益奇張說所以至岳州而得江山之助也大京兆吳穎菴先生奉

命視學滇省洗陋習振頽風一示以先正典型士習固烝然變矣又於退食餘閒及往來道路所遇風土山川琳宮梵刹一切俱見之詩得若干首顏之曰滇南雜咏誠所謂極乎遊之樂而詩彌工者先生於此興不淺哉今夫滇南僻處天末蠻煙蜚雨誠有可異而山水迴環洞壑繚緲明秀之中具有幽異之致徒以境遐人絕無雕琢之煩而得全天然之趣又其高深險阻亦並非人力所能措而置也惟工於文者能以其才思相爲頡頏語句之內自有煙霞忽而崔嵬突兀

則徑絕路迴嵐飛霧斷九霄不足爲其峻忽而澎湃
汹涌則浪激湍生濤驚沫起千仞不足爲其深忽而
皎潔縹緲則晴雲秋月搖漾於毫端忽而鏗鏘幽咽
宛轉徘徊則清泉出峽野鳥翔林咸集於紙上嗚呼
技至此止矣於山水可云不負矣雖然工於詞章或
少經世之學茂於功名每乏掞藻之用天之生人兼
才爲難今先生尹京兆二載政通人和利興弊革旣
足報

聖天子特達之知而至此文教旣成篇帙更富非天厚予

之才使事業文章皆足垂於不朽豈易有是余向莅
滇藩臬三載亦曾摘其境之異者著爲歌咏今讀先
生之詩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每風雨之朝燈火之
夕悠然而思慨然而嘆向所閱之煙靄紛披川途繚
繞恍然如夢其向所未經又以羨幽邃之域奇麗之
觀獨先生賒取之而惜余之未及遍探之也是爲序

渡遼集序

人生所歷境地不同情懷亦異高山峻嶺足發人魁
奇之思長江巨河足起人浩渺之想鳥獸虫魚草花
竹樹足動人纖麗浮動之致能文者假之詞章以發
其胸中之所不得已故閱謝康樂遊山諸作而知康
樂胸中具有赤石斤竹之奇也觀杜少陵在夔諸咏
而知少陵胸中具有巫山劍閣之勝也錫山陸君卷
阿自爲諸生時以能詩名登賢書後官盛京戶部主
政余適忝備少司馬延以爲兒輩師獲覩其渡遼集

若干首今夫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善學者求之三百篇中而四始六義兼該矣何論乎蘇李之天然曹劉之自得哉遼自

太祖高皇帝龍興以來其

東京

興京是櫛風沐雨之所撫而綏也披荆棘翦草萊之所開而定也其周人自土沮漆之時乎宜為頌若夫

崇政

大政

殿基奕奕列署維十左右將將是大烈耿光之所布而敷也赫聲濯靈之所振而作也二雅多朝會宴饗之詩葦葦萋萋嚙嚙其斯為泰交之極盛乎宜為雅至如風俗誠慤行者無齎糧之累婦女無奢靡之好野有死麇文王所以造周也肅肅兔置干城所以致美也宜為風陸君於從政之餘兼遊覽之樂得諸目者親斯會諸心者悉時而扼腕歛歛吊武功於先代則山有駐蹕之高水有鴨綠之險唐太宗之鐵馬金戈恍然在目焉時而探幽微發潛德幼安高風彥

方至行若滅若沒之際殆有傳乎至如野馬羶羊之稱奇樺木海絲之稱富經文人吟咏可以補圖經之缺成地志之書我知陸君是作固非徒月露風雲沾沾咕嗶也遼處東海之濱風氣勁尚如耶律楚材之博洽李密之乘牛讀漢書麗詞付雪兒往往稱勝事行見出是集被之絃管聽之者咸曰美哉此盛世之音也其將與臯陶之賡歌召公之矢音並垂不朽者矣而遼之風物山川亦愈以生色也歟

澄觀樓倡和詩序

澄觀樓余於遼城官署闢廢圃而起之者也亦旣叙其事並命名之意而記之矣落成之日大京兆吳穎菴攜酒來賀少司寇吳昌言倡之以詩時少京兆傅謹齋戶部主政陸卷阿在座各次其韻亦良會也後五部司官競傳其事咸補和以寄遂成卷軸顏之曰澄觀樓倡和詩嗟夫吟咏之移情甚矣哉夫當其長途登陟把酒微吟或以風塵襜被客感易生流水夕陽止供行客懷鄉之賦何似搯觚染翰於窗明几淨

之間也若夫傑棟層檐縹緲插漢梯邊橫不盡之天
光欄外收無窮之物色或春意霏微臨空聽雨或秋
光淡碧倚戶觀山獨坐高齋自吟麗句手揮目送意
氣亦勝哉又或有奇莫賞好友云遙以嵩雲秦樹之
思參錯於曼玉敲金之次縱染雲作句鏤水生花亦
大抵如琴瑟之專一耳孰能聽之至如仄砌空堦依
花傍柳略橫梯級已出埃塵重以客盡陳遵樽攜北
海採野簌及溪毛泛葡萄瀉醺醪醺然徑醉率爾吟
成而好事者復傳聞風概廣為賡和俯仰流連如同
几席斯則賞心之極致歌吟之最適者矣余之於遼
固祖貫也而宦遊以來由晉而粵而滇而黔而彭蠡
豫章之區數十年中晷刻靡暇迴思松山杏山之紆
鬱大凌小凌之淪漣夢寐以之車轍闕如今奉

天子恩命官於斯地追維門巷徘徊桑梓幸荷先人遺澤

又獲與諸君子旦夕切劘則斯樓也豈直快景物之
幽清供耳目之遐寄已哉是日詩成有為予頌者有
為予禱者有為予規者至聞余調比部少司寇有以
增離羣索居之感者如雲起嶺岫倏而為輪倏而為

馬如水趨壑谷正出爲濫反出爲沈各盡其致昔歐陽文忠知貢舉與同事者五人倡和得詩一百七十二篇序之曰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又內制集序曰涼竹簟之暑風曝茅檐之冬日睡餘支枕取遺稿覽之見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之盛衰先後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噓予無文忠公之才而同文忠公之意故彙集所作而序之蓋甚喜此時興會之不孤且爲斯樓慶所遇也

箕踞冷語序

世事皆天理也人情皆學問也從世事中見天理則無不可通之事從人情中見學問則無不可平之情每見入世未深動輒招咎徒以嘆世路崎嶇人心反覆不知以不當爲者措於身而曰將來無悔皆惑也以不可受者施於人而曰於物無忤皆蔽也古來宵小之徒其才其智何嘗不冠絕一時未幾才窮於任術智困于徇私宇宙雖大竟無一置身之所至如豪傑之士心本無他而觀變未審或可行於古不可行

於今或可施於從容不可施於倉猝言之足以動聽
行之適以貽譏則亦窮理未至講學未精自滋之戾
耳余少歷仕途每以負氣偏狃爲戒有時而喜即惕
然曰是得母以輕喜而恣乎有時而怒即惕然曰是
得母以輕怒而激乎事過之後密以自驗幸不至喜
怒失常而就所喜所怒之中其自爲節制隱爲防閑
者亦已不一於是以前事爲後事之師更有所遇情
較平而悔較少乃益信處身涉世欲免於負歉之端
當先審疚心之處大聖人假年學易而後無大過遽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歲之非古聖昔賢搯心
無頃刻之暇而以其閱歷之有得者貽諸後人非熟
悉於斯世之故警心於尤悔之萌安知其言之深切
而有味哉歲丁巳居塞北圍爐以禦寒採蔬烹鮮以
供饌軍營之暇過從絕少取古人書與生平所親歷
兩相印証其有爲我生所未及者則掩卷以思令我
生於是時處置與昔人何如有爲昔人所未及者亦
撫心自計令昔人生於今日處置與我何如久之豁
然有得恍然自悟始知持已接物原有至當不易之

則俄頃百變而不失其常應接千端而要歸於一隨
其所得書於座右浸淫成巨帙歲月遞遷頭顱非昔
今之所歷較多於前而冰兢惕厲之心總不稍異乎
始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好學不厭使人即事致警
他日或更有所得當續而書之庶幾乎晝有爲宵
有得瞬有養息有存也夫

瀋水三春集卷三目錄

記

盛京風俗記

澄觀樓記

姜女祠記

說

武帝斥方士罷田輪臺說

曹氏父子樂府說

豐城劍氣說

裴杜五上箋說

蘇子瞻秋日牡丹詩說

鄒浩諫立劉氏為后說

文質相儷說

矯枉過正說

瀋水三春集卷三

琇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琦

記說

盛京風俗記

我

朝自天聰五年因瀋陽之域創立

盛京而

興京

東京咸統焉西至山海關東南並至海北迄興安土地沃衍川原拱衛靈秀蟠結之區元氣絪縕之宅也其風俗純樸有不雕不琢之象焉

聖聖相因誠教之深而養之厚始乎垂髫及乎白首無非舍哺鼓腹之朝葛天無懷之樂風氣烝烝乎上矣婚聘不責財各隨所有豐者不以市德儉而荆布不相誚也遭喪孝子哀痛特甚親賓弔者各有戚容不涉他語其家不及舉火或備粥食強孝子一沾唇諸喪事

俱族人代執有移饌以自食者湯飯而已無簞簋之設焉宴會之節父兄對客子弟躬奉杯勺侍立惟謹村僻之地偶有過客必延之家給之饗殮爲之止宿償以直則不受以爲相視之薄也地宜黍菽兼蕃鳥獸農事之暇射獵爲娛所衣所食視其土宜止於充饑渴禦寒暑並不知有遠方珍異之物無厭故喜新之心亦其習然矣市肆之區有無相通交易而退無詐無欺其築室墻不過數尺室家之好可望而知也而一意誠慤不以機械待人故人亦竟無巧爲窺伺

者婦女尤尚貞信各守其職無靚粧麗飾之容翡翠珠璣之好雖親舊之家無故亦不相往來大抵氣質厚重則輕佻不生混沌不鑿則緣飾不起寧質毋華寧樸毋巧寧強勁果毅毋汨沒詭隨用其勇健之習可以厚蓄聚而作干城加以化導之功可以篤倫常而敦禮義殆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乎然則觀長白混同之間而知比戶可封誠易易矣我

國家興王於斯用卜萬年有道之長者於茲不益信哉

澄觀樓記

宦東南幾四十載每至一署必謀所以靜思處恐補過之未易非事登覽貪悅豫也乾隆五年春出授

盛京少司馬以地屬祖籍且爲

列聖鍾靈之神區幸獲承乏其間雖一官終老有餘慕焉遂於東偏購一室凡堂廡庖廐約略具備尚餘荒園乃鋤荆莽闢畦徑選材樹基畚插並興築清聽閣三楹經始於三月落成於五月不百日而翬飛一新閣之名襲予秉藩南黔署中之軒名也黔署之外繞玉帶

潘水三春集 卷三
三
溪水聲潺湲不已故名今閣影踰墻聳臨官道斜帶
陂陀值霖雨奔瀉輒若建瓴且面瀋水波流淌次故
亦因以前名惟是南省有樓登之可以遐瞻遠矚觀
雲氣察侵氛顧於瀋陽獨無之因於閣之東起澄觀
樓白沙粼粼蒼樹簇簇曠然灑然寓於目適於心而
收之於几席之間蓋聽屬耳觀屬目於塵喧雜揉之
中思有以清吾耳則目又何可以不澄夫清於耳澄
於目而後洗心滌慮靜思可得矣詎樓未畢工即荷
內名將虛此樓乎抑任其敗於垂成乎於是竣其事顏其

額嗟乎人之心思誰不如我我既未能寓斯樓以澄
觀烏知後之繼至者與予同心而姑假手于予以藉
成耶天下事大概如斯爰揭建樓之意記之以貽來
者或指瀋陽固無樓而有樓即以樓之建昉自予也
可若擬以襄陽之雅懷仲宣之幽興初非予意

姜女祠記

山海關外近烽臺八里許有姜女祠建於石嶺之巔
灌木叢茂陰靄森森祠後巨石壁立有若鬼斧神工
削成而屹向者名貞女石相傳秦時貞女孟姜適范
植僅三日而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則夫已死姜
立石上望夫所築城處覓遺骸不得痛哭城爲之崩
土人嘉其貞烈立祠祀焉石後起亭以表望夫之跡
攷係前明萬歷二十二年主事張棟建崇正十三年
山海道副使范志寬重脩以榆關十九人附祭今附

祭者已失姓氏獨姜女遺像猶存儀容哀怨雙眸炯
炯若有所憑依者旁懸文文山對聯廟宇荒蕪雲氣
黯淡寒風瑟瑟逼人不能久佇四壁題咏甚夥未暇
遍觀按姜女之事有無未見於史傳即以痛哭城崩
言其心苦其志堅其秉節歷艱難險阻而不渝其遺
芳自應垂千秋萬載而不滅後人發潛德之光亦所
以爲興廉起懦之一端耳今寧遠州老軍屯正南濱
海之區尚存姜女墳此祠又確鑿有據其事與莘女
巖新婦石望夫山等恭遇

聖祖仁皇帝東巡至此曾留

宸翰云朝朝海上望夫還留得荒祠半仞山多少征人埋白

骨獨將大節說紅顏仰瞻

御製輝映弈禩姜女可謂不死矣征塵撲面神幾爲疲探得
古蹟登陟展謁竊有所憑弔肅我祇敬者因於馬上
記此將以俟博古之士詳述其傳以傳之

武帝斥方士罷田輪臺說

漢武帝真英雄主哉其稟質明睿賦才俊邁初即位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律
豐功鴻業有三代之風但承文景恭儉之後國富兵
強天下無事智蘊而無所施氣鬱而不能洩又不味
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當是時如水之將
波鑑之將塵特無人焉爲之激之揚之耳未幾李少
君以却老之術用文成五利以神仙致鬼之技進於
是起柏梁臺作承露盤凝思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高

宇雲覆千楹林錯較始皇而過之而文景之澤槁無
餘潤矣使庸主處此溺而不悔貪而不明則漢之為
漢有不可知者而武帝獨能頓然覺悟諭羣臣曰朕
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凡今事
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因請罷斥
方士并候神人諸所建置上從之又嘗對羣臣嘆曰
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
差可少病而已及後桑宏羊請遣卒田輪臺以威西
國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此易所謂不

遠復無祇悔顏子之不貳過也得謂之英雄之主
哉吾嘗謂人君之精神志氣必有所用惟為人臣者
引而置之於仁義中正之途則臻於堯舜之域不難
誘而入之於聲色貨利之內則流為桀紂之匹亦易
武帝疎董仲舒不用而惟用卜式田蚡王恢桑宏羊
等不究利害之寔以致黔首耗散骨肉相殘幸而悔
過自咎永縣漢祚雖謂如太甲之處桐自怨自艾處
仁遷義也亦可

曹氏父子樂府說

選集古樂府者必稱漢魏然漢鼓吹短簫鐃歌多渾
與困離如銘如誥如太古之謠猶有周秦風氣而魏
當僭號之際令繆襲改造鼓吹十二曲朱鷺改楚之
平思悲翁改戰滎陽艾如張改獲呂布上之回改克
官渡翁離改舊邦戰城南改定武功巫山高改屠柳
城上陵改平荆南將進酒改平關中芳樹改邕熙有
所思改應帝期上邪改太和皆增易古意翻為新聲
吳晉紛紛效之沿及齊梁去古彌遠漢樂府至魏一

變未可以例觀也當時作者若劉公幹王仲宣諸君號稱建安七才子連鑣並轡亦極一時之盛然類不能過魏武帝文帝思王三人彼其父子馳驅戎馬之間又能工於辭藻若此龍輔之璧南厓之珍萃于一家亦豈非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歟王弼州言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建才太高辭太華隆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吾讀曹公苦寒蒿里碣石數篇氣宇雄闊音節緜厚後儒稱其有王者氣象誠非易及若子建不得志於君臣骨月之間往

往寄之歌辭以抒其感鬱若朔風怨歌七哀其氣直而文婉意悲而言和庶幾靈均芳草美人之旨子桓幽細香媚韻涉閨閣而弇州謂其弟遜之此烏足以服曹氏耶昭明選本人皆以為佳總不免一苛字至真西山鯁鯁于杜康之句謂近兒戲采薇篇謂類芙蓉池持此說以刻琢古人通古今不得數篇矣仲尼刪詩貞淫雜出其取舍當不如是噫樂府之變多矣在魏時已去十之二三在齊梁則去十之八九至唐而古曲全亡矣孔子曰放鄭聲惡其聲非惡其辭也

今學者昧于音響節奏之理而專以文義攻之譬如
越人聽燕人語模糊彷彿便欲臧否其言之曲直豈
不悖哉吾既疑諸家評議曹氏樂府頗有未當而音
律已亡無所折衷亦止能畧論其大體如是是可慨
也夫

豐城劍氣說

物之異者能神人之異者能靈荀陳聚而德星著於
天良玉生而榮光燭於野其理一也獨是人心好怪
附會傳聞假杳渺之說逞詭異之思斯君子不能無
譏焉考吳末年有異氣見斗牛間衆以為吳未可伐
張華問雷煥以為寶劍之氣吳亡後果得雙劍於豐
城獄其文曰龍泉太阿夫金鐵之精不過光動一室
如唐德宗幸奉天自攜火精劍遇夜侍者皆見數尺
光明是也焉有深埋泥土之中而其光上燭於牛斗

者哉且二劍之出終無明證吳劍工夫婦干將莫邪以其名名劍而楚龍泉太阿亦干將所造又干將曰吾師作冶夫婦向入爐中又曰剪爪斷髮投之又曰干將妻自投爐中龜文縵理又楚武庫獲雙兔食鐵之獸也啖兵器殆盡剖其膽鑄二劍曰干將莫邪在吳在楚終不可辨矣及觀宋陸放翁賦以爲斗牛異氣乃東晉將興之兆晉以來凡五代分王江東三百年爲中國正統王氣所鍾落吳分野此言信而可徵衆旣不識人事以吳當之張雷又不識天道區區以

二劍當之皆不足爲智也大抵極治之日而精華出則休徵驗於目前極亂之日而精華出則休徵驗於事後華之時其不足以致休徵者人事也吳之野其足以致休徵者地氣也地氣勝而人事足以振之則爲豐鎬之受命地氣勝而人事不足以振之亦足以稱雄於一時自晉以前無有南渡者及渡江化龍之謠旣驗典午之緒墜而復縣前此建都之地如長安洛陽其氣已絕而宇宙之精英不可終絕絕於此則續於彼於是不得不鍾於南朝而斗牛之間遂以致

此異氣豐城之劍適而與之會又遇張華好異之心
又遇雷煥象緯之術遂駸駸然以爲美談至今數千
年無有破之者不思斗牛之氣如專屬之劍則遙望
春陵而嘆曰氣佳哉鬱鬱蔥蔥者又何物之爲耶余
故原本放翁而明劍氣之不足信者如此雖然觀雷
煥化去之言張華終合之論其後卒若合符節則是
劍也其亦希世之珍哉

裴杜五上箋說

國家當喪亂之際分崩離析壹後跋前苟非君臣卧
薪嘗膽一德一心鮮克濟者昔夏之少康殷之高宗
周之宣王漢之光武皆稱中興之主雖由其君之賢
明亦賴其臣如胤侯臣靡甘盤傅說方叔召虎鄧禹
耿弇輩贊相左右戮力中原始能光復祖業奠安生
靈不然夏殷周漢之社稷危矣唐明皇手除宮亂勵
精圖治開元之政頗有可觀後寵祿山以兆禍用國
忠以速變幸蜀之時已不厭於民心矣故肅宗至平

涼裴冕杜鴻漸上箋請遵馬嵬之命肅宗不許冕與
鴻漸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
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願殿下勉徇衆心爲社
稷計箋凡五上肅宗方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由是
吐番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堅兵拒賊共圖興復
卒迎上皇於蜀而唐祚再延君子謂肅宗之辭孝子
之心也裴杜之勸忠臣之事也各行其是而得夏殷
周漢君臣之意焉

蘇子瞻秋日牡丹說

以莫須有三字定武穆之獄而武穆莫能明其寃以
作詩成子瞻之獄而子瞻無所置其辨余謂當日以
詩罪子瞻固即莫須有之見耳即如子瞻有秋日牡
丹之作詩案以爲中含諷刺不知牡丹初夏之花武
后遊上苑詔百花夜放牡丹獨不開其爲靈也昭昭
矣今當秋吐艷是謂花妖妖由人興化工垂戒君臣
各宜修省斯時王安石力行新法破壞祖宗之規模
煎熬小民之脂髓天下洶洶競言不便蘇文忠公昌

言於公庭力辯於私室為安石所切齒其黨欲傾之而無可指遂以課試羣吏興水利謹鹽禁三事借其詩詞牽合附會以為誹謗鍛成其獄斯時公雖有百喙不能自明此詩案之所由來也嗟乎自漢高祖約法三章而後天下之案多矣不聞有所謂詩案者此亦欲呈新巧之一證第公才氣豪邁機敏性靈雖常言俗諺一出其手皆化板為奇故其詩自成一家若謂其執筆時必指一時事而為之恐詩家無此法律即如秋日牡丹亦不過因陳襄有詩而和之而詩案必謂以化工比執政閒花比小民何其迂且拙耶如竟有所指則咏檜一詩既以螫龍二字為罪端矣乃遊衡山詩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生平而亦取而忌之則當日禍公之心其不係乎詩也明矣又何獨於牡丹一詩強為之說以為得罪之由耶或曰詩案之說傳自後人當時未必有其事即有之亦安石之黨為之非朝廷明案也

鄒浩諫立劉氏爲后說

朝廷之設諫官也藉以拾遺補闕以佐治理諫官之盡職也當犯顏批逆勿顧身家君而從之有從諫如流之譽君榮矣臣亦瀕於危焉故朝廷與諫官交相戮之禍臣辱矣君亦瀕於危焉故朝廷與諫官交相爲榮辱者也然有矢之於終身而不達者有激之於一時而共奮者則他山之助麗澤之功爲多昔張說爲昌宗所誘欲証魏元忠宋璟言之於朝知幾懼之於後卒能悔悟以歸於正故後人有蓬生麻中之喻

今按宋史子茂生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言妃與孟后爭寵而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明日章惇詆浩狂妄遂除名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旣得罪晝迎諸途見浩出涕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又浩將論事時告其友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移孝作忠可也又有曾誕者三寓

書勸浩論孟后事不報及后廢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嗟乎浩與三人爲友宜其能盡諫臣之職矣何也夫人孤立而無助則畏蒞之心生欲前而暫却將起而復疑有徘徊於利害之間而不能自決者若平居有良朋爲之淬勵爲之琢磨臨事之時雖良朋不在我側亦有以信其彼必許我也其氣不益勃然也哉夫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又曰忠告而善道之人於朋友顧可少耶然難以語夫剛愎自用者

文質相儷說

先王慮人情之流而無所底也制爲禮以防之慮其鬱滯而無所宣也作爲樂以和之然禮勝則離樂勝則蕩必也文有其質質有其文彬彬然相雜而不相掩相濟而益相善斯無畸輕畸重之弊而小大莫不共由試即文以論如黼黻之華纂組之盛五玉三帛備其儀三揖百拜詳其典以及九奏陳於廷萬舞揚於室堂上堂下之畢作設業設簋之咸周燦爛而雲漢爲章日星共麗鏗鏘而天神可格地祇可降文矣

然而惟甘受和惟白受采德成者先藝成者後原非
競逐於聲明文物之盛而頓忘其忠信誠慤之心也
若夫至尊無文故颺言稽拜不尚諛辭至親無文故
晨昏定省不誇縟節燔黍捭豚蕡桴土鼓皆可以將
敬清廟之瑟朱紘疏越一唱三嘆然莞簟之安而蒲
越藁屨之尚酒醴之美而元酒明水之尚曰此無體
之禮無聲之樂也亦不足以厭人之性情故文之不
可廢質猶質之不可無文也夫質者實也文者名也
寔至而名歸若相附麗而匹配焉如使質之不存焉

用文爲後世踵事增華動矜采色夸聲音惟文是飾
而不崇其寔抑末也已鮮有不托於妄且僞者語云
根之固者其葉茂積之厚者其流光必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不可強也季世以來貴遊子弟類飾冠劍
侈履舄一旦有故遂有羊質虎皮之誚周勃相如言
訥然不出於口而卒爲世名臣是以謝元好佩紫羅
囊太傅患之師涓作靡靡之樂師曠止之凡以云救
也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必如晏平仲之澣衣濯冠豚
肩不掩固不足爲訓而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又能無

爲敬仲惜也哉上不僭上下不偏下君子審於文質之間亦可知所自處矣今仰觀於天日月星辰河漢之燦著俯察於地人民鳥獸草木之章美皆文也皆文之有質者也舍質則不能獨成其文含章自有以達信倘必以布帛菽粟爲質而指山龍火藻爲文吾不特謂其盲於目而且盲於心何則大文彌樸闇然日章相儷之說也彼烏知大圭不琢太羹不和哉操是說以往可以衡天下之至文

矯枉過正說

天下邪枉之事作於小人而激烈之害成於君子君子將以其身維持氣運者也作世道之干城迴狂瀾於旣倒矯之不力則目前成積重之勢異日伏無窮之憂矯之過力則異日收清議之功目前滋不測之禍故惟大聖人能因時處變行權而不失其中其他存匡救之心極挽回之力徒使有識者咨嗟太息卒無補於事勢之衰又其甚者予以矜勝之名委以激變之咎至無說以自解則亦其過於正者階之厲而

已今有噎者於此知噎之傷於食而以噎而廢餐可乎周公之時虎豹犀象爲患豈不知盡殺乃止之爲快而驅而遠之即止亦謂夫民有寢廟獸有原草彼得遂其馳逐之性而不干吾治焉斯已矣今之矯枉者不然引繩批根無稍假借不顧其事之所安而用以行其獨是之見則過與不及亦一而已棘子成意欲去文而子貢惜其說之過原思爲宰辭粟而夫子明其辭之非凡以求其情之平也至晉阮藉聞母死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而後臨喪謝安得捷書漠然

置棋局下是皆出於矯情之甚孰知不旋踵而嘔血骨立屐齒爲折其真情固自在也然此猶僅在一身耳若家國之事而矯枉太過則其弊尤有不可言者矣魯昭公伐季孫意如意如請囚於費不許請以五乘亡不許卒致日入慝作公徒見逐乾侯貽譏試使早從子家之言何至於是樂書爲晉世臣盈之罪不及不祀旣已出奔而復錮之使其身無所容至於曲沃酒酣人皆願爲樂孺子死焉雖范鞅成謀樂氏就殄而以武子之忠遂致無後亦無以爲能者勸矣解

之者曰唐五王不殺武三思其後自取屠戮噬臍之
憂捷於反掌古人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豈不
爲之寒心然亦視其時耳易之夬卦以五陽去一陰
而壯于頄則有凶中行則无咎此以明事之不可過
激也古今稱王曾以片言去丁謂要亦度山陵之役
足以傾太后之聽豈輕於一擲者哉人生不幸當流
弊已極之時不得不爲矯正之計然當使在我者逆
計其終在人者力防其變漢之常侍能殺竇武陳蕃
矣何以不能殺太邱韓承宗亦嘗抗命矣何以遂歛

手削地處置得宜則於己留其不盡而人亦爲其可
轉孔子觀欹器曰中則正滿則覆不爲己甚其斯爲
處世之極則哉然此爲君子言之耳至於胡廣之中
庸蘇味道之摸稜王珪之取旨則又竊鄉愿之術以
自文者烏得以此藉口耶

